

後漢書集解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後漢書七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

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

當作

恭王祖父嘉光祿勳

集解惠棟曰蔡質漢儀云正月旦日百官朝賀嘉辭不能朝為高賜所奏廷尉治罪也

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

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召為郡吏以孝廉為郎

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

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

虞甘陵相綏撫荒餘已蔬儉率下遷宗正

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

拜尚書令先祿勳以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公族有禮更為宗正

三千突騎而牢稟通懸皆畔還本國

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前中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

山相張純

集解錢大昕曰南匈奴烏桓傳俱作前中山太守

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

烏桓既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

頭

集解惠棟曰五行志云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

此漢祚衰盡天下

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眾曰起兵庶幾可定大業

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其連盟攻剽下燔燒城郭虜

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

眾至十餘萬屯肥如

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集解先謙曰今永平府盧龍縣北三十里

舉稱

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

敕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

峭音七笑反

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

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曰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

拜幽州牧虔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曰朝恩寬

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爲其客王

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容丘縣屬東海郡集解洪

亮吉日此縣中興省

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

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

外集解通鑑胡注荒外言荒服之外也

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曰給

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朝

市之利

集解先謙曰官本朝作胡是

通漁陽鹽鐵之饒

集解通鑑胡注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漁

陽舊有鹽官歲官

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

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爲上公

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

歸心焉

夙猶舊也

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徙眾曰

自強大

集解先謙曰官本徙作徒是

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爲政仁愛

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

集解王補曰通鑑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

與瓚有隙蓋據瓚傳也而虞傳顧云爾豈彼此各稱其美邪未可
為信史也袁紀言虞懼奔居庸欲召烏桓鮮卑以自救則虞瓚之
隙灼然矣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曰朝廷

幼冲逼於董卓

時獻帝年十歲

遠隔關塞不知存否曰虞宗室長者欲立

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

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紹與馥刻作金璽遣故任長

畢瑜詣虞為說符命之數與

傳異傳所據九州春秋也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

天下崩亂主上蒙塵

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

吾被重恩未能

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

說文曰戮力并力也左傳曰戮力同心音力周反又音六

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已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

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

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

有所貢獻道路不通

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

魏志曰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烏

桓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厯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

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

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止作

是上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曉等大悅時虞子和為

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集解通鑑考異案魏志公孫瓚傳但云天

子思歸不云因田曉至也若爾當令和與曉俱還不應出武關出曉未還劉虞已死虞死在初平四年冬界橋戰在三年春范書誤

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

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

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

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

虞患其驕武驕猶慢也數也尚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

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夷

當音丁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

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集解通鑑胡注依違

言甲奏上則依甲而違乙乙奏上則依乙而違甲無決然之是非也瓚乃築京於薊城曰備虞京高

言高築上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

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曰告東

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曰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眾合十萬人曰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曰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曰緒臨事沮議遂斬之曰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曰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敕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

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集解

先謙曰今宣化府延慶州東

瓚追攻

之三曰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剡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

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

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剡市先坐而呪曰

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曰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

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集解惠棟曰孫備云

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

忠義奮發相與就虞馬瓚極口然後同死虞曰恩厚得眾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曰儉素為

操冠敵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紕盛

綺飾時人曰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集解通鑑胡注字伯珪集解惠棟曰劉遼西令支人也音

力定反支音巨移反家世二千石瓚曰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

聲言事辯慧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太守奇其才曰女妻之魏志

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

太守妻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緄氏山中集解惠棟曰劉寬碑陰載門生姓氏中有瓚名則瓚

又從寬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集解惠棟曰英坐事檻車雄記太守劉基

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

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集解何焯曰瓚遼西人安

得有先墓在北芒惠棟曰醉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

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

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

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

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

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召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

討涼州賊賊卽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剽中瓚率所領

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巨力居等寇漁陽河間

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

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

解通鑑胡注屬國遼東屬國也顧炎武曰漁陽有石門峽此遼東屬國之石門也

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

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巨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

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楮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

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阬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集解劉攽

曰案遠當作還

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戰統戎馬

連接邊寇每聞有驚

集解劉攽曰驚當作警惠棟曰英雄記作警

瓚輒厲色憤怒如赴

警敵望塵奔逐或繼之曰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

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曰爲左右翼

集解惠棟曰依英雄記十當作千數十人

安能爲左右翼也

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

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

烏桓而劉虞欲曰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

三十萬眾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

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集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

兩奔走渡河集解惠棟曰廣宗縣東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

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

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劄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

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

紹將周昕集解官本考證越為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集解惠

承書云瓚非紹立劉伯安集解曰謝遂出軍屯槃河將曰報紹集解曰謝

斂其眾以攻紹與此異也集解曰謝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集解惠棟曰前書地理志云平

原有槃縣師古曰即九河鉤槃也集解曰謝鄭元注禹貢云九河之名徒駭

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絮鉤槃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因乃上疏

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般往往有其遺處焉

曰臣聞皇義已來君臣道著張禮曰等人設刑曰禁暴今車騎將

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值

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

謂何進也

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

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

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

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賊於河內稱黑山伯上

董卓造為

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曰濟君父

而棄置節傳

傳音丁懋反

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

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縶然同

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

左傳曰兩釋纍囚杜預曰纍繫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路也董卓恨紹

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

曉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

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

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

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

責錢其為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

通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

曰為印璽

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紹刻金璽遺每有所下輒

皂囊施檢文稱詔書

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皂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集

解惠棟曰釋名云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又曰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官號也毛晃云檢書檢也印窠封題也

昔亡新僭侈漸曰即真亡新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亂紹

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善星者集解周壽昌曰案典略引表云星工姓名崔巨業即此傳紹

所遣攻圍故賂遺財貨與其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安之將也

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勳字子橫見臧洪

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曰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譏

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曰貪

淋淋音力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

曰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

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

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

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集解惠棟曰吳錄云紹遣會稽周皓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

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斷絕堅
乎囑字仁明周所之弟典略以周囑為昂或云昂即所也

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

天子遷徙諸侯背叛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

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集解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

于鄭晉文公重耳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伐荆楚曰致菁茅菁茅靈茅以供祭

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左傳曰信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左傳信二十

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誅曹衛曰章無禮八年晉侯伐

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集解

惠棟曰注責其無禮也左傳無此文案左氏信二十三年傳曰晉集解

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倍負驕之妻曰晉公子反集解

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傳益指此

臣雖闢茸名非先賢闢猶下也茸細也關音蒙被朝恩負荷重任

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莖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

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周公東征庶績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

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曰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

瓚從弟範遣之郡欲已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已助瓚瓚乃

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

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集解惠棟曰瓚軍敗還劄紹遣將崔巨業

將兵數萬攻圍故安集解惠棟曰故安縣名屬涿郡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

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通縣界流入集

城東謂之巨馬河亦曰渠水也又東南流大破其眾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

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

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

喜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

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

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為易地當之

遂徙鎮焉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易

京城在易城四五里今樓基尚存基
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卽瓚所保也 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

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曰燕

國閭柔集解惠棟曰烏桓傳云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燕國後漢廣陽也素有恩信推爲

烏桓司馬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護烏桓校尉有司馬三人秩六百石柔招誘胡漢數萬人

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

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

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屯鮑屯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

陽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

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眾數千人退走瓚微破之盡得其車重是

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待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

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曰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己職分富貴

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集解惠棟曰英雄記瓚所寵遇驕恣者若故卜數師劉雄

臺販籍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舊也所在侵

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

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曰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

歲曰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集解通鑑胡注

以繩索引之而上若汲水然上時掌反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曰傳宣教

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

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

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手而決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

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田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

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室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

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集解

王補曰黑山諸帥張燕等也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曰斷紹後集解通鑑胡注自易

京西抵故安閭鄉以西諸山連接中山長史關靖諫曰集解惠棟曰英雄記

靖字士起之界山各深廣皆黑山諸賊所依阻也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曰猶能相守者願戀

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

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曰賊

乃却築三重營曰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

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

蔽地曰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

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烏旴歸人

清水陵高音丑六反喻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曰告急父子天性不

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隰起火爲應吾當自

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

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辭即此書如期舉火瓚曰爲救至遂便

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

曰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

集解通鑑胡注公孫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陳宮之計呂布不能

用公孫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決計之難贊決者亦難也周壽昌曰英雄記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詔而無大謀特為瓚

所信

續為屠各所殺

屠各胡號集解惠棟曰晉中興書云胡俗其人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

幸

領諸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眾歸曹操

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輔行太守事以

種田豫為長史豫謂輔宜速歸命曹氏輔從其計也

操曰輔為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閭柔將

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

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眾詣鄴降拜北平將軍

集解陳景雲曰北平

當作

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

然不羣者或未聞焉

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之謂歟故論引焉

劉虔守道

慕名曰忠厚自牧

牧養也易曰卑以自牧

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

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

糾收也案解劉放曰糾人完聚稽案人下少一

字不成文理當有一眾字周壽昌曰案以糾人完聚為句稽字屬下讀亦可稽即蓄字袁紹傳稽士馬以討不庭呂強傳時帝多稽私臧皆用此稽字與

本句饒字意尤通

繕兵昭武

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

曰臨羣雄之隙舍諸

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集解王會汾曰案文義舍當作合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

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

猶綴帛為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石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

陶家兒邀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

少為諸生仕州郡

吳書曰陶謙察孝廉

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

可轉轉則勝人集解惠棟曰注張

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

集解

惠棟曰魏志云麥車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曰謙為徐州刺史

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

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

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宣州縣也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

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曰

忠直見疏出為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曹宏

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閭宣自

稱天子集解劉攽曰案紀作闕宣仍云闕黨童謙始與合從後遂

殺之而并其眾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屬東海國

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集解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集解錢大

先謙曰今兗州府嶧縣西南集解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集解錢大

以謙傳為正操欲吞併徐部文致謙罪以為出兵之名耳章曜吳

書謂歸咎於陶謙者得之惠棟曰吳書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謙

遣都尉張闓將二百衛送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

南太祖歸咎於謙故伐之也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

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謙退保鄆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集解惠棟曰吳

書云青州刺史田楷以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

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東南夏丘縣屬沛

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集解先謙曰取慮今徐州府淮甯縣西南

睢陵今睢寧縣治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之不流

夏丘今泗州治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集解惠棟曰鄭玄云小城曰保又裴松

謙之由而殘初三輔遭李催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

其屬部過矣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

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集解惠棟曰吳書云謙死

年六十三二子初同郡人竿融竿音側格反集解惠棟曰裴松之音壯力反聚眾數百

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

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集解通鑑胡注斷讀曰短又毛晃云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

委亦音去聲

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

塗像依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

且萬餘人

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

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

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曰賓禮融利廣陵資

貨遂乘酒酣殺昱

集解何焯曰魏志注引謝承書云賊竿融從臨淮見討進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與此

互放兵大掠因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

集解惠棟曰皓字文淵見獻帝春秋

俗作皓

入據其城後爲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

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

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集解洪頤煊曰种拂傳由光祿大夫爲司空明年策免復

爲太常獻帝紀初平三年太常种拂戰歿拂未嘗爲太僕當是太常之譌

費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也

勵勉

仁能洽下忠目衛國伯珪疏獷武

才趙猛

趙音去騎反

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爲梗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終

後漢書七十二

虛受堂

士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三校補

劉虞傳拜虞甘陵相錢大昭曰獻王忠之相也案甘陵即清河國改名詳清河孝王慶傳

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官本護誤獲楊

陽作

朝廷召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案魏志本作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范書著一威字殊為失真虞不知

兵前無戰功安有威耶

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七引袁山松書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今案英雄記虞讓太尉

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焉公是不僅讓位於續也傳不載當以舉趙謨劉焉非其人故

署之

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案魏志云虞以功拜太尉封襄賁侯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蓋混容邱為

襄賁故與范書異

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注魏志田疇字子春柳從辰曰今魏志及袁紀均作字子泰

厯平剛

剛字原本殘謬如則已正官本不誤案今魏志作平剛注作剛亦非

會天子遣使者段訓

柳從辰曰袁紀段作殷通鑑仍從范書案魏志亦作段也

瓚兵搜其內

至以此疑之柳從辰曰范史著一搜字明其為瓚姦謀也瓚敗虞儉德豫藏羅綺使兵搜之

若妻妾果服羅綺人必夙有見聞不待搜而始知也

公孫瓚傳遼西令支人也

令支即古孤竹國地今永平府遷安縣西

太守奇其才曰女妻之注魏志曰

官本注曰作云

略見書傳

案瓚好文辭而不能創通大義故史譏之

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集解何焯曰瓚遼西人安得有先

墓在北芒

今案瓚既家世二千石先人卒京師者不必皆歸葬遼西且魏志原文如此何說似太泥

逆擊於東光南注東光今滄州縣

今地詳獻紀

遂出軍屯槃河注即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其枯河在

今滄州樂陵縣東南

唐樂陵今武定府樂陵縣西南三十里

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

今案瓚亦曰母賤差爲郡小吏乃數紹罪而及其母爲傅婢尤昧於大義矣

紹罪十也

錢大昭曰三國志裴注引典略載瓚表紹罪狀辭句多有不同十也之下並有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

非術類也紹之罪具雖南山之竹不能載二十八字

臣雖聞茸注闕猶下也茸細也

柳從辰曰楚辭九歎注云闕茸驚頓也今案史記屈賈列傳索隱引

應劭胡廣訓闕茸爲不才引字林訓闕茸爲不肖文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注引張揖訓闕茸爲猛劣楚辭注又訓闕茸爲驚頓又前書顏注賈誼傳云闕茸下材不肖之人也李夫人傳云闕茸眾賤之稱也而司馬遷傳則云闕茸猥賤也闕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桀也隨文異訓亦所取不同詳章懷此注闕茸分訓卽主非豪桀之義

罪人斯得注尙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

柳從辰曰注引尙書與今本異

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

錢大昭曰魏志云以嚴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

爲兗州案嚴綱見袁紹傳本傳僅附田楷事不及嚴單故不並舉其名

追擊於巨馬水注逕迺縣故城東

逕原作迺依水經注正官本不誤今案迺迺道古亦通作說文迺

卽迺之重文

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

楷各本同魏志作楷通鑑從之

瓚自曰為易地當之注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

八里

唐歸義縣今保定府雄縣西北

戰于路北

通鑑胡注潞縣屬漁陽郡袁紀蓋作蒯非蒯鄉屬河南也

破瓚於鮑邱注在今幽州漁陽縣

唐漁陽今順天府薊州治

是時旱蝗穀貴人相食

侯康曰御覽三十五引英雄記幽州歲歲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災民人始知採稻

以棗棣為糧穀

一石十萬錢

必曰法害之

柳從辰曰通鑑此下有云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案據魏志瓚傳注通鑑所補語出英雄記也

樓櫓千里注上無覆室

官本注室作屋是

袁氏之攻狀若鬼神

侯康曰陳琳武軍賦序云遇天軍于易水之陽以討瓚焉

通建修櫓于青霄竊深隧下三泉飛梯雲衝神鉤之具不在吳孫之篇三略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秘莫得聞也

乃策馬赴紹軍而死集解通鑑胡注

至費決者亦難也

案瓚布垂敗眾叛親

確守且不能向安能戰况璜非細敵布尤非操敵棄城出戰敗
或可以逃死於一時欲恃苟且之謀以繼行險之幸則璜出而
將士必送款於紹以求全其老小易京立危直如關靖所料耳
布出而操以兵緩布與之戰仍決水以灌城陳宮又豈能支乎
紂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集解劉攽曰至與本句饒字意尤通
人下蓋本有民字乃紂人民句完聚稽句保燕薊之饒句唐本
避諱省去民字遂乖文法耳劉謂人下少一字是也但不必爲
眾字也
周說非

陶謙傳封深陽侯注深陽今宣州縣也

今鎮江府溧陽縣西北四十五里

破彭城傅陽注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

今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

過拔取慮睢陵夏邱注睢陵在下邳東南

官本注邳下亦有縣宇

是歲謙病死

柳從辰曰一統志謙墓在今蕭縣東陶墟村案自董卓擁兵入京乘亂廢置西遷而後中國分崩卓雖受

誅豪桀並起跨州連郡如劉虞公孫瓚陶謙袁紹劉表劉焉袁術呂布者皆嘗雄視一時其權力猶足匡正帝室且斯時催迫相屠已就衰滅朝廷播越未有所托操之勢抑尙微苟有一人焉發至忠之忱擁撥亂之略先迎天子以爵命收攬才賢練兵實民以次削平僭逆則權不集於操漢祚未遽亡也乃劉虞守正雖遠勝表焉而迂闇渺通紐於平純舉之役罷兵息民欲以

儉約感人以惠愛孚眾矜情飾貌冠敝補穿己既不知兵兵又不習戰拒戮忠諫城陷身亡非不幸也夫虞之討璜與璜之討紹雖曾各表其罪而憤兵自動朝廷不與知非眞能奉朝命者也特璜猶必假託朝廷謙猶能不廢職貢均有似於虞故范史連類傳之自袁紹以下則彌不如矣

爲人所殺柳從反曰一統志斧融墓在今上海縣北亭鄉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子譚

後漢書七十四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袁山松

司空逢之擊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

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集解錢大昕曰華嶠漢

書作左中郎將親正魯袁安傳云左中郎似失之洪亮吉日紫魏

書並云術異母弟觀術與公孫瓚書言紹非袁氏子則擊子之言

或信然案英雄記紹生而父死後追行父服范史亦載幼孤追服

之事今考逢以靈帝光和二年罷司空復為執金吾而卒紹中平

三年已為佐軍校尉相距不過九年且前又歷官郎令復遭母憂

與追服父服六年後更歷侍御史虎賁中郎將而為校尉則逢辛

時紹久已逾成人安得云幼孤與生而父死之說乎紹斷非逢子

可知魏書為術異母兄弟亦無所徵當以陳范兩書為是裴松之

注陳志於紹為逢子猶置疑詞蓋亦不深考也周壽昌曰華嶠書

作太尉陽考桓帝紀袁安傳俱作太尉湯其作陽者因湯字近而

誤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曰下莫不善之集解何焯曰此指

其父成衍紹字洪

亮吉日案英雄記成字文開壯健有部
分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則此傳壯健好交結二語當屬紹父成事實下云紹少為郎始序明紹壯健紹少為郎除濮陽長傳解紹為濮陽令遭母好交結一句衍耳

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冢廬六年

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漢臣久不服親喪紹為母服三年喪又能追

行父服此正紹少年養名之時也觀注引獻帝春秋云董卓收紹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足徵紹之生母服闋徙居慘死在後而紹蕩然忘哀視行嫡母服時又一人矣

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

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友集解惠棟既累世台司日注孟卓名邈伯求名顓子遠名攸子卿未詳其名

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

柴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輶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內官皆惡

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

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曰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

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集解惠棟曰英雄記紹舉高第遷侍御史弟衡為尚

書紹不欲為臺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已紹為佐軍校尉

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

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

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

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此云佐軍與彼文

不同集解惠棟曰諸所記八校尉互有同異案何進傳佐軍校尉

乃滔于瓊也此注作滔于夔亦誤洪頤煊曰何進傳作中軍校尉

袁紹蓋勳傳五行志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脇太后誅

俱作佐軍校尉袁紹

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

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

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洪亮吉曰信太山陽平

人也案陽平應如陳志鮑勳傳作平陽續志太山郡無此縣蓋中

興時省惠棟曰魏志云信鮑宣八世孫後嗣有從上黨徙太山者

遂家焉又劉放說非也魏書載何進遣信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

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勸紹襲卓紹不敢董

卓擁制疆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

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

焯校本其字上增一及字

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

毒恨也

董侯似

可今當立之

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卓謂紹曰皇帝沖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

復知何如爲當且耳棟案獻帝爲董卓后所養故云董侯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

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

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

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

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

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

節於上東門

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爲赤旄

而奔冀州董卓

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

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

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

收豪傑已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

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曰爲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

封邳鄉侯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邳音口浪反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

年紹遂召勃海起兵召從弟後將軍術案解劉放曰以從冀州牧

韓馥馥字文節潁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

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

孔伷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從

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璋橋玄族子先爲兗州刺

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殺之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曰討卓

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

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

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

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日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

之鄺藏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

循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

海內先賢

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廚謝承書曰班主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燔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讐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巢解錢大昕曰獻帝紀循皆作脩魏志亦作吳脩當以脩為正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曰

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

不曰袁氏為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眾

巢解劉放曰方字無義蓋是其字恐

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

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已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

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兵為

國安問袁董卓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

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豈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
大懼歸咎于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閣伏于惠上願并見
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埽除宮門外集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解劉放曰注何凶逆案文何當作阿

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有
尚書令平原鞠諱其子閭避

難改曰麴氏後遂為西平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
著姓棟案鞠與麴古字通

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夫
俱詣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廳夫

舉大事非據一州無已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

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

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曰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

卓集解劉放曰案文少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
一討字緣託字誤脫

川荀誡等魏志云誡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

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集解通鑑胡注自河竊為將軍危之

馥懼曰然則為之柰何誡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天下所附孰與

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

集解通鑑胡注謂吐奇決策也

智勇邁於人又孰與

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

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

言土廣也

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

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

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

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

集解通鑑胡注謂同盟討卓

當今之計莫若

舉冀州已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

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計

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

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

素馥去惟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

人集解王補曰魏志言諫者耿閔外有治中李歷而無沮授通鑑從之觀授之附紹意當日必未諫也當以魏志爲是冀州

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

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曰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

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

事趙浮程渙

集解惠棟曰魏志作奐

將强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

曰拒紹馥又不聽

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

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閉戶高枕何憂何懼

乃避位出居中

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曰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曰馥爲

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

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

霸句踐非范蠡無曰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其安社稷將何曰

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

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

稽音啟

擁一郡之卒撮

冀州之眾

廣雅曰撮持也

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埽

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本姓褚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

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襄陽牛角為飛矢所中

被創且死大會其眾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

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回師北首

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

則公孫必禽虜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州

下見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

天下誅討未服曰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

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

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瓌傑雄略多

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眾略盡軍將皆撫膝而泣曰向使田

豐在此不至於是集解惠棟曰配魏郡陰安人也見陳球碑陰

並曰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曰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

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微迎紹

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

兒提折兩腳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往依張

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其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

如廁自殺

九州春秋曰至廁因以書刀自殺

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

爾雅

有九河

緯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河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還屯廣宗下界橋注引九

州春秋當

注此下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

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

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

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也

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

八百强弩千張弓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

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

集解惠棟曰瓚遂屯廣宗改易守令故綱

爲冀州見英雄記

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橋界

九州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

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

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

牙門

眞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

是也集解惠棟曰國語云執枹鼓立於軍門韋昭云軍門立旌爲門若今牙門矣丁度云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

爲衛餘眾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强弩

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

下田豐扶紹使卻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

反逃垣牆聞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眾不知是紹頗稍引卻

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集解通鑑胡注龍湊地名

在平原界漢晉春秋載紹與瓚書曰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兵未

濟而足下膽破眾散不鼓而敗則龍湊在河津也詳味紹書龍湊

宜在勃海界又袁譚軍龍湊曹操攻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

之拔平原走保南皮蓋在平原界也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

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已

書譬紹曰趙太僕曰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已和睦曠

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

與並出難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

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

集解惠棟曰蓋字誤當依英雄記作皆

紹於是引軍南還三

月上已大會賓徒於薄落津

歷法三月建辰己卯退除可以祓除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沍沍兮薛昌

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

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鄭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

之落津續漢志饒陶縣有薄落亭集解惠棟

曰徐廣云安平經縣西有漳水名薄落津

聞魏郡兵反○與黑

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

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

日英雄記云殺太守栗賊十

餘部眾四萬人聚會鄴中

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

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賊有陶升

者自號平漢將軍

英雄記曰升故

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閉

府門具車重

重輜重也

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

丘

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曰斥丘

紹還因屯斥丘召陶

升為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哥鹿腸山蒼巖谷口

朝哥

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哥有鹿

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

其眾萬餘級

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

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

賊左髭文八等皆斬之

集解惠棟曰英
雄記作丈八

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

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

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

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趙義自恃有功驕

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

集解惠棟曰
袁宏紀作後

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

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

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

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曰討不庭誰能禦之

左傳周
襄王出

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

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

業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潛于瓊曰九州春秋圖字公則集解惠
棟曰曹瞞傳云瓊字仲簡

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

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史記曰刺通曰秦

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

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

者焉集解通鑑胡注紹不能從授之言果爲曹操夫權不失幾功

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集解惠棟曰魏志紹

遣郭圖使焉圖還說迎天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集解惠

子都鄴紹不從與范書異志云熙字顯雍案王粲集爲劉表與尚書曰得賢兄貴弟顯雍

及審別駕書乃知變起辛郭熙爲尙兄不應稱貴弟吳書云尙有

弟名買或字顯雍然尙字顯甫譚長而惠尙少而美紹後妻劉有

寵而徧愛尙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曰譚繼兄後

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

定故也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

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且年均曰賢德均則卜古之制

詞略同集解先謙曰官本具作俱

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策解惠棟曰

秋當作敗下思逐冕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

各據一州已視其能於是已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

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已地廣兵

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

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悲哭而崩城

者齊莊公攻莒爲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

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

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闔殺二十每讀其書

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乃

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

鄉衍杞婦何能感徹臣已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

日未能拔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

負薪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僕臣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

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

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

怒曰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曰腐犬之功故授臣曰督司詔臣曰

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

而元帥受敗

元帥謂何進

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

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

室

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

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翼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

寢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

浹辰之閒杜預曰十二日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

並當大位

謂叔隗爲太傅從兄基爲太僕

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

節出奔創謀河外

河外河南

時卓方食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

申曰軍號

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爲前將軍封郡鄉侯紹受侯不受前將軍

則臣之與卓

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

滑泥也楚詞滑其泥揚其波

進可曰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

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敵血漳河

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眾數十萬登壇敵

幽鳩太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

燒宮室悉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悉皇天濁穢薰后土

神祇怨恫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

士奮發雲興霧合成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舉力

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淪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

師無克祚國集解劉放曰注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

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此盟書常文也誤脫四字

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

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

禮記曰凡生天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見夫鳥獸則失喪其

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躊躇焉踟

踟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

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者也

隱憂

誠曰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

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

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

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曰議郎曹操權領兗

州牧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

卽星駕席捲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

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已來世作輔弼咸曰文

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已

賊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者趙穿也曷

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荀云利國專之不疑

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已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

臣誠恥之太僕趙歧命來征宣陛下含弘之施獨除細故與下

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是臣畏怖天威不

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願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已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已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已攜有德也攜離杜

黜忠功已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譏惡之邪說使之然也

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覲重禮已希

彤弓旅矢之命哉

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

千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戎路之服四字

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

愆斯蒙恬所已悲號於邊獄

史記曰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

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眺屬之遠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

白起獻獄於

杜郵也

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爲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太傅

日碑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

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碑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

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碑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碑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

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而死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

策已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

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

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

周官曰三槐三公位

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

外刺象以赤

若已臣今行權爲戮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

齊桓晉文時周

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

若已眾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

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

歐刀褰衣就饒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

尸鳩鵠也詩國風曰尸鳩在桑其

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戶鳩之養其子旦絕邪詔

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

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於是已紹為太尉

封鄴侯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時曹操自為大將軍

紹恥為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

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

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勳戚

者不拘例焉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

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

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兼

矢九曰拒鬯春秋元命苞曰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

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

天子自近使說操已許下埤埤亦下音婢涇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

綰集解劉敞曰案文涇字當屬上句惠棟曰郡國志云甄城屬濟

陰鄆元云故城在河南一十八里沈州舊治魏武創業始自於此

河上之邑最為峻固棟案已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

漢隸字源甄與鄆古字通

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舜後黃應代赤故 呂從民心紹曰包白事集解通鑑胡注白事所白之事也 示軍府僚

屬議者曰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曰彌其迹集解王補曰贊中關圖訊鼎蓋指此事紹雖殺包以弭其跡然以包白事示僚屬則其心可知矣 於是簡精兵十

萬騎萬匹欲出攻許呂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舩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

如此可坐定也

集解通鑑胡注使紹能用授言曹其殆乎

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

五攻敵則能戰

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

今曰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眾曰

伐曹操其執譬若覆手

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今不時取後難

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

驕者先滅

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

勝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

事乃天道也廟勝之策不在彊弱

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

曹操法令既行士卒

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

前書曰新

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罪也集解惠棟曰禮記檀弓云陳太宰嚭曰師必有名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

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

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集解惠棟曰太公金匱文也

此越之所已霸吳

之所已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

集解先謙曰官本將軍改持牢李良表云諸本皆作在於將軍

按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於持牢將軍二字傳寫之誤也今改惠棟云牢重也王補云通鑑亦作持牢胡注猶今南人言把

穩也

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

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自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

石之所忌也

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以之

反集解劉放曰注案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權在臣也誤出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惠棟曰獻帝傳云臣與主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傳漏昌主與臣

同者六字觀章懷注益明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

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

中御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

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曰背曹操操懼乃

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

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已幾動斯其時也

紹辭曰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

而已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焉

集解王補曰沮授田豐智

略與荀彧等而或言如石投水投豐所謀若柄鑿之不內此袁曹成敗所由異也

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

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曰既失前幾不宜便行

集解王補曰曹操擊劉備於沛豐勸紹舉軍襲其後及諫紹曰曹操敗奔紹紹進軍攻許則豐力沮之此兵機之微也

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

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

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正者當敵奇

者擊其不備

乘虛迭出曰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

疲於奔命人未得安業

集解先謙曰官本未作不是

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

年可坐剋也

集解王補曰祿山聞房琯諸王分鎮之謀拊膺歎曰吾不能得天下矣曹操聞豐不從戎而喜又言向使

紹用其別駕計向未可知一謀之善足以破今釋廟勝之策

集解賊膽而挫雄心握軍政者須於此探其幾焉

胡注定策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而決成

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曰爲沮眾

遂械繫之集解王補曰既拒沮授之諫又不納田豐之策而乃先械繫之紹之敗形已決故探聞豐不從戎而喜也

宣徽曰蓋聞明主圖危已制變忠臣慮難已立權曩者強秦弱主

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始皇崩胡亥立

趙高爲丞相胡亥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涇水爲崇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婿閭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

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

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

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爲趙王上將軍產爲梁王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爲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

太宗左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集解惠棟曰左傳閔子馬云於是乎下陵上替又李善云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先謙曰

官本騫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饗養

作馬是

放橫傷化虐人

貪財為養貪食為養

父嵩乞句攜養

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實

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惲之叔父魏太祖於惲為從

父兄弟也句亦乞也

因臧買位

陳琳集作假

與金輦寶輪貨

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閭遺醜

漢書如淳注淮南俗賣子

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操父嵩本夏侯氏為中常侍曹騰養子故云贅也三國志注及文選拉是贅字

本無令德

狡鋒俠好亂樂禍

方言曰傑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傑音

方妙反或作剽劫財物也音同

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

謂紹誅諸閹人續遇董

卓侵官暴國

左傳侵官冒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

集解惠棟曰東夏即勃海也紹於勃

海起

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

牙可任至乃愚忼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軀數喪師徒

字書曰忼輕也魏志

曰操引兵西將據成臯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為呂

布所敗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

呂虎文

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駟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集解惠棟曰李善云謝承後漢書云袁紹以曹操為東

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授呂偏師

州刺史錢大昕曰文選李善注謂羊質虎皮也此注誤授呂偏師

集解先謙曰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

官本師作帥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乞術白乙丙伐鄭晉

衰公敗諸散執孟明等文羸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孟明伐

晉晉人不敢出封殺尸而還事見左傳集解惠棟曰文選及魏志

注皆作獎賊成也就亦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

訓成與賊同義賊子六反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

賢害善何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

得克州兵眾强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僞逸呂直言正色論不阿

盛內懷反紹意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僞逸呂直言正色論不阿

詔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

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魏志曰陶謙為徐

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郟會張遼與陳宮

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

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强幹

馬棲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强幹

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强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

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且不故復援旂損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
登畔人也杜預注曰登成也杜預注曰損甲執兵杜預注曰損實也前書揚雄曰雲徹
布眾破沮左傳曰損甲執兵杜預注曰損實也前書揚雄曰雲徹
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
餘人來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集
解惠棟曰李善云紹征呂布諸史不載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蓋史略也棟案章懷以為操破布失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
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操
圍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見
謝承書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北鄙之微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
局部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為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
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魏志作脅遷
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為
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
是謂三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
祖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集解惠棟曰案白虎通五宗謂大宗一小宗四
棟曰案白虎通五宗謂大宗一小宗四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

蒙隱戮

大農頗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屑湯遂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

而腹非論

道路曰目百辟鉗口

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

死見前書

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

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拑音渠廉反

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故太

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

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

婚姻誣以欲圖廢置

操因睚眦被已非罪笞楚并兼五毒俱至帝

奏收下獄劾以大逆

春秋曰收彪下獄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

考實遂以策罷

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

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

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裹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

傷懷

前書曰孝文皇帝寶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集解惠棟曰曹瞞傳云操別人殤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

聞之

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集解惠棟曰文選注

哀泣

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集解惠棟曰文選注

翰云言操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之官而行

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增繳充

蹊阮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罔是已充豫有無聊之人帝

都有呼嗟之怨管子天下無道人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

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其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

彌縫左傳曰彌縫敝邑杜預注曰彌縫猶補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

越椒令尹子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乃欲橈

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橈之凶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

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

助王師已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獻帝春秋曰操引

黃圖襲鄴以爲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于敖倉集解

惠棟曰太康地志云秦建敖倉於成皋括地志云敖倉在滎陽縣

西五里石門之東北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

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此蟲知

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

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莫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

象未試史記范雎說秦昭王烏獲任鄒之力慶忌夏育騁良弓勁

弩之執文子曰狡兔得而獵者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

行紹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青州涉濟漯紹長子譚為青州刺史濟

音他大軍汎黃河曰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賈逵注國語

合反掎音居蟻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掎之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

是也荊州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舉炎火曰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覆滄海而注燐炭黃石公

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焚火其剋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

必也巢解惠棟曰李善云說文燐火飛也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曰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曰拘

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

也可不勗哉

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

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

也集解周壽昌曰案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載此檄後有此陳琳

之辭五字章懷注所云流俗本下云云殆俗本因魏志注而誤錄

者也王補曰檄文詳見文選范書及魏志紹傳注引魏氏春秋並

有刪節又檄首選署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而通鑑但云

移檄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

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

東集解惠棟曰高誘云白馬津名水經注云河過黎陽縣南爲白

馬津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李吉甫云白馬故關在衛州黎陽縣一

里後更名

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紹與之

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

不敵君何懼焉

集解惠棟曰魏武帝軍策令云袁本初鎧馬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一具

故云不敵也

授曰曰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曰爲資我雖剋伯珪眾

實疲敝而主驕將怯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

羸弱姬今之謂乎

法言之文也羸秦姓姬周姓方言蚩倖也六國倖惑侵弱周室遂為秦所併也曹操遂

救劉延擊顏良斬之

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萬眾之中斬其首還諸將

莫能當遂紹乃渡河壁延津南

鄺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河決酸解白馬圍

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渠解惠棟曰獻帝傳云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沮授臨船歎曰上盈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眾弗可還紹不從

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

集解惠棟曰言不反也遂曰疾退紹不

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

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

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鄺元水經云荥蕩渠經曹公壘北有紹進保陽武

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紹進保陽武

州縣集解惠棟曰縣屬河南

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

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

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埽東

西四十里爲屯操亦分營與相當

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

釋名曰樓櫓者露上

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在焉

皆蒙楯而行

楯今之旁掛也楊雄羽獵賦曰蒙楯負羽

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集解劉攽曰注誠案文當作成

操乃發石車擊紹樓

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

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爲霹靂卽今之拋車也拋音普孝反集解惠棟曰裴松之案魏

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傳言脩動而鼓說文云脩發石也於是

造發石車棟案賈逵左傳注云脩發石一日飛石范蠡兵法云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又注云卽今之拋車

李善云礮石今之拋石也拋車未詳拋音匹孝反

紹爲地道欲

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塹已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

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

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已絕曹操

之鈔

以支軍爲瓊等表援

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

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

集解劉攽曰案文爲

成不須並出蓋多爲字

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

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滔于瓊

等瓊等時宿在烏巢

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葉解惠棟曰晉太康地理記云烏巢澤在酸棗東南昔曹太

祖納許攸之策破袁紹軍處也

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

等悉斬之

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跣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街枚縛馬口夜從間

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還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

其糧穀實貨斬督將雕元進等割得將軍滔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集解惠棟曰獻

帝起居注曰斬大將滔于瓊等八人又注雕元進雕當作雕即雕固也

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

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

下魏志曰張郃字雋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往必破瓊等則事去矣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

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

快軍敗郃懼歸太祖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

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

下把其手曰孤已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眾聞
紹在稍復集餘眾僞降曹操盡阮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
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
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
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
十二年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
日紀

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
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音

平逼反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

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已至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
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旣敗矣吾不望生
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

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尙未可知也集解王補曰曹操征烏桓羣臣諫之不從及既克而歸召前諫者厚賞之曰孤乘危以微幸雖得之不可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也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觀袁紹既敗於官渡必殺田豐可知二人之興亡所由矣蘇軾嘗言爲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予謂卽操征烏桓還賞諫者紹敗官度歸殺田豐之謂乎李伯紀言主之明暗國之興亡觀其賞刑則知之信矣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爲然集解蘇與曰紹遂曰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郭圖皆比於譚評辛毘兄也見魏志紹曰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曰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集解通鑑胡注逢紀能爲審配言而不肯救田豐之死果爲國事乎惠棟曰英雄記云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蘇與曰配下當有紀

字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紹志曰
破後發病歟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爲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土女
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妬紹死
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
頭墨面以毀其形尙又爲盡殺死者之家集解惠棟曰樂史云紹
墓在相州臨漳西北十六里漢之鄴也王補曰袁紀夏五月庚戌袁紹發病死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已
驕侈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已譚長欲
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尙爲嗣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四上校補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注子譚案此小題及注當係章懷分卷時所加故與下卷小題及注歧異

袁紹傳上脇太后誅宦官官本宦官上有諸字

未有不善宣於天下柳從辰曰袁紀宣作害

封邠鄉侯注音口浪反官本注口作回非

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集解王補曰至當

以魏志為是柳從辰曰據袁紀諫馥者實四人沮授李歷皆在

率兵馳還注浮等從後來注來原譌夾依魏志注正官本不誤

句踐非范蠡無目存國官本無目一作不能

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注俱攻癭陶注攻原作收依魏志燕傳正官本不誤同師北

首則公孫必禽柳從辰曰袁紀作則劉虞必喪今案授欲使紹合四州之地而紹奪冀州在初平二年其時幽

州尚屬劉虞不屬公孫贊袁紀作劉虞似亦可通然虞不喜爭戰非紹所忌且魏志原作則公孫必喪陳書出袁紀前自可信

大會賁徒於薄落津

案文徒當作從

注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

從

辰曰通鑑注引此作謂之薄落津此脫薄字又據今本水經注

作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攷鉅鹿郡堂

陽縣嘗分爲涇縣涇即經也今案薄落之名續志本兩見一即

章懷注所引乃亭名一則安平國經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是

也雖同係就此津言要以屬安平者爲切近故惠氏更取徐廣

說補之堂陽前志屬鉅鹿續志亦屬安平分堂陽爲涇縣即見

前志班注但涇

疑本經之沿譌

身自扞衛

官本扞作扞非

送到斥邱注斥邱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

成安縣東南

案斥邱前續志均屬魏郡今廣平府成安縣東南三十里章懷或因續志鉅鹿郡有斥章故誤記耳

入朝哥鹿腸山注朝哥故城在今衛縣西

今衛輝府淇縣東北

下恩逐免分定之議

官本議作義

至乃懷忠獲讐

官本乃作於

敵血漳河注登壇敵血

官本注壇作臺

異戴天子

官本注子誤于

鳥獸之情猶知呼號注今見夫鳥獸

官本注見夫作是大與今禮記文同

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注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案公羊傳大

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引左傳誤左

若不得通

傳昭四年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亦與專之之義不合也

其執譬若覆手

官本其

且公師徒精勇

錢大昭曰閔

而曰嬰兒病失其會

案據此則紹三子

僂狡鋒俠注言如其鋒之利也

官本注如

獎就威柄

官本就

莫府方詰外姦

案上均作幕府此下幕又均作

屯據敖倉注以軍退屯于敖倉

官本注

騁良弓勁弩之執注狡兔得而獵者烹

官本注者

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注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

今縣東

今衛輝府滑縣東二十里案杜預左傳注東郡白馬縣有黎陽津有滑臺括地志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

白馬縣北三十里本傳與魏志皆但云白馬不云白馬津又舉縣自可概津章懷釋為縣名係依傳例不必如惠氏說也如必

說白馬為津則下文黎陽亦可說為津轉嫌無別矣

為羸弱姬注秦羸姓官本姓下有也字

操還屯官度注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今開封府中牟縣東六里紹進保陽

武注陽武今鄭州縣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

瓊等時宿在烏巢注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唐酸棗縣今衛輝府延津縣治

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注還兵以益備注還兵官本同魏志注引曹瞞傳作遣兵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紹子譚

後漢書七十四下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尙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尙尙乃留審配守鄴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尙欲分兵益鄴也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譚尙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尙逆擊公攻譚之所築集解通鑑胡注此諸葛孔明所謂偏於黎陽時也必有破操軍事魏人諱而不書耳操軍還許譚謂尙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尙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

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

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尙戰於外門郭郭譚敗乃引

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

譚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脩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還欲更攻尙問脩

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

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說人

交關其間集解惠棟曰左傳子太叔語曰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

臣數人復相親睦曰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尙復自將攻

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尙圍之急譚

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

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尙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

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問其

也也集解劉攽曰注直言當論其執耳案文多一言字劉表曰書諫

譚集解王補曰譚求救於曹表以棄親即舊為言尚環攻譚又規其失義自亡厥後譚尚均為操所擒而袁氏盡墮二書所戒其不信乎然表竟自忘覆轍廢長立愛以喪荊州是又所謂明不見

眉睫也范史台傳意在於斯故贊結以矜強少成坐談奚望同皇

家變身顏業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集解官喪垂鑒深矣

曰文義難曉疑有脫誤周壽昌曰考仲宣集魏氏春秋載此書相同蓋初敘表與紹操起事非脫誤也書中稱太公與仲宣集同魏

氏春秋使王室震蕩樊倫攸敗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樊倫攸敗

是曰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

志同願等言太公者尊雖楚魏絕遶山河迴遠楚荊州也魏冀州也勦力乃

心共獎王室左傳曰同好惡獎王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

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曰

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摧嚴敵於鄴都揚

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集解王補曰魏氏春

秋作尊公殂隕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膂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悟青蠅飛於

竿旌無忌游於二壘

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藂人罔極構我

少傳無寵於太子日夜譏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使股肱分成二

體旬膺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關伯實沈

之忿已成棄親即讐之計已決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也日尋干戈

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

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

蓋時有之然或欲呂成王業

若周公誅

或欲呂定霸功

若齊桓公

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

而能全於長世者也

集解王補曰魏氏春秋作而

若齊襄公報九

世之讐

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

於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靖立

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諸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靖立

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

土

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

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

荀偃晉大

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

不可含樂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句撫之曰主苟終所不

嗣事於齊有如河乃瞑受含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卽士句也士燮

之子士會之孫集解官本考證曰以魏氏春秋參校衍一臣字周

壽昌曰考仲宣集載此書有臣字言以臣承業未若以子繼統且

也有臣字對勘語更顯魏氏春秋載此書刪節頗多非原文

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

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

也史記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

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疾類而

不痛心邪

集解先謙曰官本疾作疾是

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

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愆

左傳曰段不無慝弟故不言弟

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曰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

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天人

集解先謙曰官本天作夫是

未若鄭莊

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
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
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爲請京使居之段繕甲
兵將襲鄭夫人將啟之莊公遂置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
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
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
大隧之外其樂也洌洌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
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
舜舜踐帝位封弟象爲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
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永州營道
縣北今猶謂之鼻亭集解意棟曰邱光庭云案虞書傲是不恭之
稱非兩字名棟案傲不
必象名而可兼稱也 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尙書諫之並
不從 魏氏春秋載表遺尙書曰知幾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
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
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
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
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
和能爲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
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

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其獎
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
能勦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
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
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傳集解惠棟曰注唯曹
是務曹眾也魏氏春秋作義王粲集云唯曹氏是務此後人妄加
也王補曰表與尚書詳見章樵注本古文苑十韓无咎本無之其
書七百七十九字章懷注及魏志紹傳注所引魏氏春秋僅錄其
半且互有刪節蜀志孫乾傳乾為先主使袁紹與劉表皆如意指
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幾曰昔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
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觀此則紹以偏愛致
敗表所深惜又不能取以自鑒廢長立愛卒喪荊州哀哉 曹操

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

翔畔歸曹氏

集解惠棟曰魏志云東平呂曠呂翔

譚復陰刻將軍印曰假曠翔操知

譚詐乃曰子整娉譚女曰安之

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鄴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

爵諡曰戴公

而引軍還

集解通鑑胡注操本有伐尚困而取譚之心況復有誘曠翔之事乎聘其女為子婦以安之所

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

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

集解惠棟曰魏志云使審配蘇由守鄴 復攻

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

便於行

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

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

左傳晏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又晉解楊曰受命以

出有死無墮死而

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疏一也

左傳曰天是實判亂也

曰周公垂涕曰斃管蔡之獄

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曰斃當作弊斷

季友戲敍而行叔牙之誅

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

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

集解劉放曰注慶父存也案公羊云慶父也存

何則義重人

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曰續賢兄立我將軍曰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諸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

蛇足

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厄相謂曰數人飲之不

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

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

奪其厄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關沈之迹放兵鈔

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

賜秦胡其財物婦女預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

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

寐悲歎誠拱默已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

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已及館陶之役

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諱尚遂尋干戈以相征討諱軍

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諱擊之敗尚走保險諱追攻之尚

設奇伏大破諱軍僂屍流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

血不可勝計諱走還平原集解惠棟曰古文論語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後人據偽尚書改爲乎章之已聰明行

性生於自然友于兄弟後人據偽尚書改爲乎之已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

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墮音詐規反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奄忽也積怨肆

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讐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已逞一

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啟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

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數躬布體已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

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曰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譚不納集解裴以玦反人以環譚不納

典略云譚得書慨然登城而泣既劫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

于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簣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

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人門四尺中置室突門旁為橐充寵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集解陳景

雲曰札當作禮占禮字也魏志作禮錢大配覺之從城上曰大石

斷曰閭本作馮禮先謙曰官本贊作篇是

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墜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

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落之廣深二丈引漳水曰灌之

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

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漳水之曲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

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集解先謙曰官本楊作

是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集解惠棟曰魏志云馬延張顗等眾大潰

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服曰示城中

集解惠棟曰魏

武帝上事云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卽屬精銳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臣軍被堅執銳朱旗震曜虎士雷諫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散甲翕然沮壞尚軍騎逃走捐弃偽節銳鉞大將軍郝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

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

幾音祈中音竹用反

曰其兄子榮爲東

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

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

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是日先

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集解通鑑胡注袁紹下士能盡死以效節者審配一人而已惠棟曰法言云越興亢眉終無撓辭撓女教反案先賢行狀云配忿辛郭壞敗冀州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仲治辛評字毗之兄全尚母妻子還

其財寶高幹曰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

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尙於中山尙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眾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走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恆人趨奔之

趙音促

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

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曰次敵至別駕代郡韓珩

珩音行

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

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曰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

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

其險而置關焉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幹留其將夏昭

守城升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

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致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十二年曹操征

遼西擊烏桓尙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

孫康於遼東尙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

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曰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尙曰爲功乃先

置精勇於廢中然後請尙熙熙疑不欲進尙強之遂與俱入未及

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尙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

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

度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度字升濟初避吏爲玄菟小吏稍仕郡名皆作菟惠棟曰

除郎中見謝弼傳中平元年遷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

豪與己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

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

下有三小石為足度曰為己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

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平元年乃

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為營州刺史

為猶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

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

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

遂據遼土焉集解惠棟曰康後事皆詳魏志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身長八尺餘

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集解杭世駿曰案

列於八及前後不同惠棟曰黨錮傳云張儉鄉人朱並告儉與同

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以儉及植彬等為八俊田林張

隱劉表等為八顧刻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

石立壇共為部黨也

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王氏譜曰叡字通曜

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詔書曰表為荊州刺

史集解惠棟曰鎮南碑云辟大將軍府遷北時江南宗賊大盛宗

共為賊集解何焯曰宗當與巴賈之實同義南蠻號也惠棟曰吳志注引江表傳云鄱陽民帥別立宗部又云海昏縣有五六千家

相結聚作宗伍蓋漢末喪亂人民結聚劫略郡縣自下言之謂又

之宗部宗伍自上古言之謂之宗賊不必皆南蠻賊也何說未審又

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

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祖平子曰越字異度魏太

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集解惠棟曰司馬彪戰略云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良字子柔也又襄陽耆舊傳云瑁字德珪性豪自喜少

為魏武所親蔡瑁小女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眾不附若袁術因

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

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

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曰利必持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

才用威德既行強負而至矣兵集厭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荊州

八郡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集解洪亮吉曰案諸地志皆不言章陵郡何時所置

惟前傳黃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魏志趙儼傳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劉表傳注引傅子言劉越拜章陵太守事又在射

儼前疑郡亦建安時所立也又江陵應作江夏表傳凡言江夏者三官儀作江陵誤隸補郡隸補中書改可傳檄而定

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

皆斬之而襲取其眾集解惠棟曰戰略云五十五人唯江夏賊張虎陳坐集解官本考證

曰何焯校本坐改生惠棟曰戰略作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

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集解惠棟曰謂長沙太守蘇代華容長貝尹等

也見表遂理兵襄陽已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

相結故術其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

堅為流箭所中死餘眾退走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龜山中堅乘勝夜

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據山向堅堅輒騎歸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

及李催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催已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

集解

惠棟曰鎮南碑云遣御史中丞鍾繇卽拜鎮南將軍錫鼓吹大車

策命袁崇謂之伯父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開府辟召僕如三公

復遣左中郎將祝融援節以增威重并督封成武侯假節已爲己

揚交二州棟案鎮南表先拜安南將軍也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

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已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

臧帝春秋曰濟引眾入荊

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爲流矢所中濟從

子繡收眾而退劉表自責以爲己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

陽爲表北藩

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

破羨平之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湖間

心然性屈強不順表諫其爲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

遂畔表策解周壽昌曰案魏志云表聞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

復立其子惲表遂攻并惲是表未能破羨至張惲時始能平之耳

與此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

傳異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

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

後漢書七十四下

九

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

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益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

起立學校

集解惠棟曰王粲荊州文學記云荊州牧劉君命五等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

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某母聞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鎮南碑曰武功既亢廣開雍泮設俎豆陳鼎

與親行鄉射賻彼公堂篤志好學吏子弟受祿之徒蓋以千數洪生巨儒朝夕講論問聞如也

宋忠等
子南陽章陵人荊州五等從事衷與忠通

仲 撰立五經章

句謂之後定

集解惠棟曰鎮南碑云君深愍末學遠本離直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刻浮辭芟除煩重贊之者用

日少而探微知機者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本故於是古典畢集充於州閭經籍志云劉表周易章句五卷梁有宋忠注周易十

卷 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

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

別駕劉先說表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

明習漢
家典故

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

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
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
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效必舉袁紹然後移兵已向
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
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
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
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勢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
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
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
也惟加重思表曰爲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
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曰爲懷貳陳兵詬嵩將

斬之詰罵也集解惠棟曰陳兵注見董卓傳 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

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子傳

日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 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

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

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集解惠棟曰鎮南碑云年六十有七從

征記云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擣四方珍香數十石著棺中永在嘉中郡人衛熙發其墓見表貌如生香聞數十里熙懼不敢犯

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曰琦貌類於己甚愛之

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

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

表又睦於琮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蔡氏稱美於內允瑁嘆德於外日月以之而琦益疏 而琦不自

寧嘗與瑁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衛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

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

言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

爲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譖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爲文公遂爲霸主見左氏傳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

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

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職擅來必見譴

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退於戶外使不得見琦

流涕而去之眾聞而傷焉遂曰琮爲嗣琮曰侯印授琦琦怒投之

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

集解通鑑胡注案先主敗於當陽濟

河與琦會然後俱到夏口琦奔江南在劉琮降後史究其終言之

劉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

琮歸降

傅子曰巽字公悌瑗瑋博達有知人鑒識集解劉放曰正文

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官本考證曰日知錄云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乃

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何焯曰魏志云知嵩無他意乃止是則嵩未嘗見囚實勸琮降也封者十

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書兼採傳子弗誅而囚之說後又補釋嵩之囚一語而仍陳氏越嵩及東曹掾云乃不覺違反也韓嵩二字宜存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曰觀天下何為而論之

不可異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執曰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曰

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曰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集解通鑑胡注當如

字言不敵也三者皆短欲曰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

劉備琮曰不若也異曰誠曰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曰

自存也誠曰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

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

夏口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集解劉放曰注漢水入口案口當作江

操曰琮為青州刺史封列集解劉放曰案韓嵩事在上

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周

壽昌曰此因嵩與蒯越牽連書之故不書姓益證傳前本有韓嵩在內不可去

曰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曰嵩為大鴻臚曰交友禮待之蒯越光

祿勳劉光尚書令

集解惠棟曰光魏志作先即上別駕劉先也零陵先賢傳云荊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

尚書

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

集解惠棟曰魏志作義裴松之云義

章陵人陳景雲曰侍中當作治中因下有侍中之文而誤錢義曰大昕曰章懷諱治為持此治中改持中校書者妄易為侍耳義曰

疾退終表世不仕操曰為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

赤壁

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

劉備表琦為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曰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

假曰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

悍勇也

深籌高議則志士傾心

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佞剛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

子重斯之謂亡徵

韓非亡徵篇曰佞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仇

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

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蹤三分其

猶木禺之於人也

言其如刻木為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於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麗漢舳雲屯冀

馬魚儼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爲魚儼之陳前書音闕圖訊鼎

祀天類社闕圖謂若劉歆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爾雅曰是類是禘師

祭也社者陰類將興師故祭之集解何焯曰闕圖謂紹以耿包白

事示僚屬也劉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傳王補曰荊州牧劉表不

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事見本書孔融傳而

表傳略不之載僅贊中以禋天類社一語疵之此史法所謂互文

見義也注泛引國語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尙書

爾雅而不及此疏矣惟時亮矜彊少成坐談美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

天工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禦備重任之則回

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爲用雖違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

皇家嬖身頽業喪家嫡也嬖愛也集解王補曰蔚宗列袁術於劉

幽冀表據荆湘謂可齟齬曹瞞推其逆謀也此與嵩傳合傳同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終

後漢書七十四下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四下按補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注紹子譚

案范書本袁劉合傳小題自應袁紹劉表並舉注於

譚亦應別為紹子蓋舊題本如此至上卷小題無劉表注亦但云子譚乃分卷改題之失卷雖可分上下題固不容改也

袁紹傳下譚敗乃引兵還南皮注南皮今滄州縣也

今天津府南皮縣東北八

里

或欲曰成王業注若周公誅管蔡之類

官本注若誤昔

未有棄親即異元其本根而能全於長世者也

案於字誤當作族左傳保族宜家令

聞長世魏志注引魏氏春秋作未有棄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

忠臣死君命注又晉解揚曰

官本注無又字

何意凶臣郭圖

錢大昭曰郭圖魏志注作逢紀案逢紀審配與尚比辛評郭圖與譚比當從魏志注作逢紀今案錢

說誤也據魏志紹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其辭多於范氏所載書之後半辭意尤與范書所載有異范書伏惟將軍以下全是慰勉解釋之辭與劉表書意大同然尚方攻譚配果欲譚尚釋爭當以書止尚乃不阻尚之往攻而反獻書於譚

勸譚無爭此何理乎及觀漢晉春秋所載配書謂先公謂將軍
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哀居廬
而將軍齋于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何圖凶險譏惡之人造
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
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順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
先公之繼凡此至係罪狀袁譚末又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國
頭不懸軍不旋踵則配之書明是為向撤譚令其誅郭圖以謝
罪故於向之往攻先獻此書也范氏加以刪改用意自別有在
其以凶臣為郭圖則范書必不誤志注或誤也且逢紀與配同
輔哀向晚更親善為譚所殺死非其罪配何至反斥為凶臣又
問向於譚使譚先攻向者本為郭圖觀配書未欲得圖頭蓋知
與紀無涉惟志注於交亂茲親下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
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此則不知其辭何指兩言將
軍既嫌無別奉命承旨又曰淫刑亦不可通疑皆有脫誤

貴名高於邱岳

錢大昭曰闕本高作位案官本高亦作位

譚夜遁走南皮

官本走作奔案奔者逃亡之辭譚時尚有軍作奔非

上洛都尉捕斬之注典論曰

錢大昭曰魏志注引此作典略

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注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

縣西南

今奉天府遼陽州北七十里

劉表傳荊州八郡集解洪亮吉曰至官僕作江陵誤案續志劉注

注曰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復禹貢之九州荊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貴陽凡十三郡據此則官僕江陵確為江夏之誤而章陵亦舊郡也疑光武改春陵為章陵縣後車駕屢幸親祠園陵嘗升為郡旋又并省桓靈時因而復置催汜亂長安圖籍盡亡遂無可徵也觀表於初平元年至荊州蒞越即云荊州八郡已數章陵矣安得云郡為建安時立乎續志斷自孝順故荊州仍止七郡

堅為流箭所中死注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

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案吳志注引英雄記介

作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下多腦出二字

不獲辭命劉攽曰案文當云辭不獲命

表疽發背卒注代語曰錢大昭曰代語即世語郭頒所撰頒晉襄

芬香聞數里官本注末有也字集解惠棟曰至熙懼不敢犯柳從辰曰劉表墓水

經注謂在襄陽太康中為人所發香聞三四里與章懷注所引世語大同鎮南碑謂在高平永嘉中郡人衛熙發其墓香聞數

十里惠氏亦取其說入補注一統志遂兩存之從辰以為表卒
荆州襄陽漢縣屬南郡魏屬襄陽郡今襄陽府首縣一統志載
表墓在縣東此本荆州地於理可信也高平漢縣屬安定郡晉
屬高平郡今平涼府固原州一統志亦載表墓在州西此距荆
襄千數百里琮何以能葬表及表妻於此傳會無理不解惠氏
何反舍水經注而引之今案章懷注本有兼存異說之例惠氏
以從征記詳著香之由來及發墓者之姓名故特取之搜神記
載表前妻死在建安八九年間魏志載表卒在建安十三年八月
琮九月即降表前妻原葬何所不可知後妻猶存表時卒未久
操兵已逼襄陽擣香而葬當然不在是時琮以娶於蔡氏見愛
後母而與兄琦固同為表前妻子與表合葬亦未知為前妻抑
為後妻也如為前妻則是琮求還荆州後遷改合葬宜在襄陽
如為後妻則先主得荆州琮與蔡族以降操故不自安或表極
尚未葬載之出走遠至高平及後母卒遂合葬焉亦事所偶有
者要之襄陽高平必皆有表一妻墓在故至一事兩傳也

二子琦琮

侯康曰表尚有子名修字季緒官至東安太守見魏志
陳思王傳注引虞摯文章志子建所謂劉季緒才不能

逮於作者而好誣阿文
章綺摯利病即其人也

明年卒

柳從辰曰一統志琦墓在今漢陽
縣東水經注魯山縣中有琦墓

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注前書有木禺龍一

柳從辰曰木禺龍史記
封禪書索隱注禺音偶

前書郊祀志今本字皆作寓不作禺也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偶者寓也寓於木之人也字亦作禺亦作禺同音假借是禺可借作偶寓讀偶讀寓義本並通惟傳言猶木禺之於人本謂猶木寓形於人仍以從章穰說爲長

坐談奚望注萬一劉表使劉備襲許

官本注備上無劉字